

用纪录片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

——以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系列纪录片《稻乡澎湃》为例

摘要：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系列纪录片《稻乡澎湃》创作的背景和出发点，也是其视角格局的基点。《稻乡澎湃》扎根乡土，取材地方，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性、特殊性和普遍性、时代性和乡土性，以真实为底色、纪实性叙事为主要手法、人物塑造为核心，展现了饱含家国情怀、极具风土人情的中国乡村振兴故事。

关键词：纪录片 乡村振兴 中国故事

● 孙 晖

2021年底播出的4集系列纪录片《稻乡澎湃》，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最美大连行》栏目最新制作完成的，讲述了正在发生的中国乡村振兴故事，被誉为“光明里的东北乡村，行进中的现实中国”。《最美大连行》是一档原创季播类纪实栏目，开播5年，累计制作播出33部纪录片，其中7成以上是乡村题材，先后获得第26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典“十优”栏目、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国际传播类二等奖、辽宁广播电视大奖优秀作品等奖项。扎根乡土，用纪录片讲述中国乡村故事是这档栏目的重要特征。《最美大连行》通过央视、中央新影及美国SCOLA电视网等国家级电视平台对外播出，凭借一个个原汁原味、饱满丰盛的中国故事，这一取材地方的纪实栏目在内宣、外宣中独树一帜。

纪录片里的中国视角

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一次跨越，更是一次挑战，也是《稻乡澎湃》创

作的背景和出发点，以及其基本语态和视角格局的基点。虽然取材地方，但一直追求呈现国家视角下的乡村生态。

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性

将一部事关乡村振兴的纪录片命名为《稻乡澎湃》，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水稻原产中国，大连是中国本土水稻最早的落脚点之一，距今三千年的大连“大嘴子遗址”是中国地理位置最北的，也是东北地区迄今最早的水稻遗存遗址。某种程度而言，东北地区以“大嘴子”为标志，从原始社会踏入了农耕文明。现在，整个大连仍保有近30万亩稻田和绵延黄海南岸的数十个以农事为主的村落，溯本清源，正是“大嘴子”水稻让大连农耕文明锚定了坐标。水稻是辽南乡村的代表性标识，作为一部反映东北乡村振兴的纪录片，将“稻乡”作为振兴“主场”再自然不过，更关键的是，水稻是“东北粮仓”三大主粮之一，借此展望乡村振兴，其观察视角更具代表性，《稻乡澎湃》的目的并非解读历史，而是关注这片土地的今天。远

离都市的农人如何脚踩大地，深沉地推动中国持续前进？从远古一路走来的“稻乡”无疑使这样的进行时态更具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

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

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生态极其复杂，作为这种生态的浓缩，乡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样本，组成这一样本的农人则是最直观的参照物。《稻乡澎湃》里的阿福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稻农，土地给阿福以富足生活，他开始尝试稻田养蟹，去外地花重金抢购蟹苗。但满怀理想的尝试最终落了空，上千亩“稻田蟹”死的死、扔的扔，不光白白折腾了一回，还遭到村里人的嘲笑。摄像机跟踪记录了阿福这段起伏跌宕的故事，用平实的视听语言，细致刻画了乡村新旧思维的碰撞和交织。

阿福自身兼具特殊性和普遍性，为纪录片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更体现了乡村社会中的主动觉醒和不同以往的价值追求。通过对乡村社会的跟踪和注视，纪录片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比如，“小农思维”在乡村根深蒂固，乡村振兴除了能够给生活水平带来物质上的提升，是否能够催生农人观念的内生变革？这是《稻乡澎湃》更想表达和最想揭示的。

兼具乡土性和时代性

真实记录当下，记录同时代的人，观察他们的心灵，分享他们的勇气、乐趣和幸福是纪录片人的责任，而纪录片要反映时代、为时代服务，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才具备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乡村基层是时代极其重要的横截面，把脉乡村的微观足以感知时代的宏观。

《稻乡澎湃》按照辽南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将5个农村故事串联在一起，跟随季节变化、农事变动渐次演进。这种散点透视式的叙事方式挑战性非常大，看似是“没有故事的故事，没有逻辑的逻辑”，但四集故事前后呼应、人物事件彼此关联，情节和故事牢牢吸附在一起。农人选育新品种、挑战新农事、奔向新生活的艰辛求索本身就具有时代性，这样的故事恰如新时代的毛细血管，源自土地，有自然脉动、有温度，令时代可触摸、可亲、可信。

纪录片的本质是真实，与商业片设计考究的剧情相比，真实的记录很难有起伏的剧情，好在艺术源于生活，生活一旦进入剧情，往往出人意料，从生活生

发出的乡村故事总能带给人隐隐的具有时代感的震撼，这种震撼正是源于乡土的本真。

纪录片里的中国故事

中国的乡村发展日新月异，外表看似波澜不惊，其实随时随地都在变化，这种变化原汁原味，不用人工雕琢，有时甚至“野蛮生长”，但最终都会成为丰富的故事题材。

以真实为底色

纪录片的价值与魅力，往往在于真实。《稻乡澎湃》第一集开篇直接进入现场，单机抓拍了一场因为海洋资源纠纷引发的激烈冲突，用同期原声直接展现乡村社会原生态。镜头里，两个村的村民唇枪舌剑，最后还惊动了海警，将这样一种带有“负面情绪”的镜头作为主旋律纪录片的开场并不多见，但这是现场突发，是乡村的真实所在，它反映了黄海传统渔业面对资源枯竭的窘境、“靠海吃海”的后援不济。这种关乎生存的真实，更能让人深刻洞察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个日益“破落”的村子靠什么来拯救？不仅观众关心，作为目击者的纪录片人也非常关心。这条故事线贯穿了全片，大大增强了剧情的价值感，事实证明，真实的现场远远好过预设编排的冗长赞歌。

以真实为底色，可以更好地将文化、理念、价值观融入纪录片表达，更自然地讲好中国故事。只有凭借真实的故事，纪录片才能发挥出教育、感动和启发人的效果。

以纪实性叙事为主要手法

纪实是社会类题材纪录片的基本特征，这一类型的纪录片注重的往往是过程而非结果，能充分展现乡村自身发展的逻辑脉络，在故事的更新中不断增强内容的生动性。有学者认为，纪实影像是基于“真实”的诗与思，是人类以艺术实践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

《稻乡澎湃》全片采用前延交叉叙事结构，以纪实手法推动剧情，四集内容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通篇的纪实语态对深化主题、刻画人物、演进情节起到了关键作用。2020年大连地区的生姜出口价创下十年最高，因此，姜农对下一年满怀期待，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航运市场的影响，2021年的姜价不仅降到历史最低，出口也几乎全军覆没。《稻乡澎湃》对这一大喜大悲的



《最美大连行》栏目组在现场拍摄。

故事进行全程纪实，深刻反映了传统农业由于缺乏国际农产品价格话语权而面临的困境，同时，现场化的纪实使发生在田间地头的乡村振兴故事与遥远的欧洲产生时空交接，令国际故事有了现实的落地感。

以人物塑造为核心

乡村题材的纪录片离不开对各色典型人物的塑造，不同人的差异性更能呈现立体、多元、深刻的中国形象。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乡土的”，读懂了乡村便读懂了中国。

《稻乡澎湃》有5条故事线，故事线里的核心人物是选题和跟踪记录的重点，因为“人”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毕竟所有故事最后抵达的都是“人心”。他们中既有基层党员干部，也有普通农人，都对土地又热爱又忠诚，是乡村振兴最可仰仗的原生动力。纪录片讲乡村振兴，讲得最多的是在其中的人的行为、思索和目标，只有挖掘出复杂的人性才能深刻阐释乡村振兴对“三农”的深远意义。

纪录片里的家国情怀

乡村虽小，却满载中国人的情怀，是乡愁叙事的情感寄托。今年元月，《稻乡澎湃》经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面向全国播出。能被这家以中高知识分子层面观众为收视主体的专业频道选中并在晚间黄金时段推出，很重要的原因是作品承载的家国情怀。一部优秀的乡村题材纪录片一定要给观众豁然开朗的感觉，让观众不仅能看到风土人情，还能从中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并在热爱

和赞美故乡时升腾起更博大的家国情怀。

传承悠久文化记忆

在辽南山区，春节有吃年糕的传统，最地道的吃法是蜂蜜配年糕，寓意“年年高、日日甜”，且食用的蜂蜜一定要山里野生的中华蜂蜂蜜。野生蜂蜜难采，村民们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是因为当地的传统：孝敬老人、敬奉祖先不能缺了这道甜点。山民对蜂蜜的极致追求饱含了晚辈对长辈的敬重，体现孝道未必一定要借助这样的仪式，但这一文化符号属于中国，对这样的风俗进行记录，原因也在于此。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商品经济时代，因为市场观念的冲击，乡土文化很难有序传承，但越是这样，越需要纪录片人用心，深入发现、用心呈现。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的纪录片首先要具备中国元素，而中国元素离不开中国文化，乡风民俗虽然朴素，却能体现最传统的中国风格，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记忆，为它发声，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

记录独特乡土风情

地理风物既是剧情的叙事背景，也是特殊的人文标识。乡村的独特风情并非可有可无，四季山川、历史沿革、餐食风味等看似“闲笔”，却关乎一部作品的情怀。

《稻乡澎湃》在反映沿海生活时，特意加了一段当地农人在海滩采捕野生蛏子的场景。作为稻乡独有的悠久传承，这项活动是土地与海洋的对话，农耕对渔猎的问候。当劳作的光影与平整的海滩、跋涉的泥泞与满筐的蛏子形成视觉上的交融时，乡土中国刹那间跃然而出。呈现稻田养蟹的景致时，纪录片用精细的解说描述了“稻香河蟹”这种只流传于辽南的乡土美食，让勤劳与收获彼此呼应，写意出绵长的故乡风味。

扎根辽阔的土地、汲取丰富的养分，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源源不断的纪录片作品，讲述着关于时代、关于中国的一个个新的故事。^[6]

（作者系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最美大连行》制片人）

责任编辑：曹雅芳